



凤城走笔

一双拖鞋

袁伟建

老李的电话来得突然，却也在意料之中。

“老周，周末有空没？几个老同事相聚，就在华美达酒店，我订了包间。”电话那头，老李的声音带着熟悉的热情，尾音微微上扬，那是他谈生意时的惯用语气。

我握着手机，目光落在鞋柜上妻子新买的一排拖鞋上。那些五颜六色的崭新的拖鞋整齐排列着，妻子总说，家里来客人得让人换鞋，这是礼貌。

“都有谁啊？”我问道，心里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老张、小王，还有你之前的助理小刘，都来！”老李报出一串名字，都是曾经共事过的同事，“6时，别迟到啊！”

挂断电话，我叹了口气。这已经是老李这个月第三次约我了。自从他离开公司去中山创业，就一直在游说我加入他的团队。我知道，这次所谓的“老同事聚会”，不过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

华美达酒店的包间金碧辉煌，水晶吊灯将每个人的脸照得发亮。老李坐在主位，一身深蓝色西装，领带却已经松开，露出泛红的脖颈。他面前的白酒瓶已经空了一半。

“老周！”见我进门，老李立刻站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搂住我的肩膀，“就等你了！”

包间里确实坐着几位旧同事，但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生面孔。老张朝我点头示意，小王则已经喝得满脸通红。我的前助理小刘坐在角落，见我进来，尴尬地笑了笑。

“来来来，先干一杯！”老李不由分说地给我倒了满满一杯白酒，“为了咱们的老交情！”

酒过三巡，老李的脸越来越红，话也越来越多。他谈起我们曾经一起熬夜赶项目的日子，谈起某次团建我喝吐了的糗事，谈起他被公司辞退时我偷偷帮他收拾办公桌的往事。每段回忆都以一杯酒作为结束。

“老周，说真的，”老李突然凑近，酒气喷在我脸上，“我现在厂子做大了，年营业额这个数。”他比了个手势，“就缺你这样的技术骨干。来帮我吧，股份好商量。”

我抿了口酒，没有立即回答。老李的创业故事我听说了不少，初期确实红火，但最近似乎遇到了资金问题。而且以老李嗜酒如命的性格，我实在不确定能否合作愉快。

“我考虑考虑。”我最终说道。

“考虑什么呀！”老李拍桌而起，酒杯震得叮当作响，“今晚去你家，咱们好好聊聊！”

晚上11时，老李坚持要用他叫的代驾先送我回家。车停在我家楼下时，雨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雨丝在路灯下形成一片朦胧的光晕。

“上去坐坐？”我客气地问道，心里希望他拒绝。

“那必须的！”老李大声说道，付钱打发走了代驾，“咱们还没聊完呢！”

一进门，妻子已经睡了，只在玄关留了盏小灯。鞋柜上整齐摆放着几双拖鞋，老李挑了双蓝色的，动作熟练得仿佛来过无数次。

“你老婆真讲究，”老李踢掉皮鞋，踩进拖鞋，“还专门准备客人拖鞋。”

我从冰箱拿出父亲泡的杨梅酒。那是用老家带来的杨梅和高度白酒泡制的，颜色深红，酒性极烈。老李眼睛一亮，不等我招呼就自己倒了一杯。

“好酒！”他一口饮尽，咂了咂嘴，“比酒店的强多了！”

我们聊到凌晨2时。老李的话题从创业艰辛转到行业前景，又从家庭责任绕回兄弟情谊。他的眼睛越来越亮，话越来越密，而我的眼皮却越来越重。

“老周，我跟你说实话，”老李突然压低声音，“厂子最近遇到点困难，银行那边……”

我猛地清醒了几分。这才是今晚的真实目的吧？

“需要多少？”我直接问道。

老李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拍着我的肩膀：“不是钱的事！我是需要你这个人！你的技术，你的人脉！”他顿了顿，“当然，如果你能投点钱更好……”

最终，我帮老李叫了新的代驾。送他到门口时，雨已经停了，但小区路面上积了不少水，远处几个井盖周围围着荧光色的雪糕筒，在夜色中格外醒目。

“改天再聊！”老李晃晃悠悠地走向自己的车，蓝色拖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凌晨3时，我被手机铃声惊醒。是老李。

“老周，我皮鞋落你家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宿醉的沙哑和某种奇怪的急切。

“什么？”我还没完全清醒。

“昨晚穿走的拖鞋是你家的！我自己的皮鞋在你家鞋柜旁边！”老李解释道，“我这就过去换回来。”

“不用急，改天再……”我话还没说完，电话已经挂了。

20分钟后，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连续的撞击声打破了凌晨3时的宁静。我冲到窗前，看到小区内部道路上一片混乱，一辆黑色轿车斜撞在路边停着的两辆车上，车头凹陷，安全气囊弹开。几个雪糕筒被撞飞，防沙包散落一地。

我的心突然沉了下去。那辆黑色轿车，我看着眼熟。

当穿好衣服走到事故现场时，警察已经在。老李站在车旁，脚下赫然穿着我家那双蓝色拖鞋。他看见我，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为了避让井盖标志，”一位交警正在记录，“司机急打方向，撞上了路边停车。三车受损，幸好无人受伤。”他抬头看了眼老李，“先生，请你配合我们先做一个酒精检测。”

老李说：“警察同志，我没喝酒，我昨晚一直在喝茶，不信你问这位同志。”他指了指我。

那天之后，妻子清空了鞋柜里所有的客用拖鞋。

“以后客人来，不用换鞋了。”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远方，仿佛老李的的酒驾是她的责任。

我没有告诉妻子，老李不仅面临高额赔偿，还可能因为赔偿受损车辆和酒驾被起诉。他的工厂，本就资金紧张，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至于那双棕色皮鞋，一直放在我家鞋柜旁，再没人来取。

顺峰山公园的“呆头鹅”

陈荣珍

叶子妈问：“周末了，出去溜娃不？”
“去哪？”
“顺峰山公园呗。”

我的工作是在麦当劳炸鸡翅膀，一个月四天假，不可连休，难出远门，休假只去顺峰山公园，近，且免费。

去得多了，我家女儿对乡下爷爷奶奶养的鸡鸭牛羊很陌生，却熟悉顺峰山公园的小动物，知道往哪走会遇到什么。下了公交车，未到顺峰山公园的巨大牌坊，先遇锦鲤池。过了牌坊，左拐，桂畔湖边有黑天鹅、呆头鹅、野鸭子，除了水禽，还有兔子、松鼠、鸽子等小动物。湖畔有兔窝。过石桥，青云湖那边，四季花田旁还有树上鸽屋。地上走的，可近观，可喂食；树上跳的，憨态可掬，时隐时现；天上飞的，群起群落，一跳一跳走路，咕咕咕叫唤，尖尖的喙一下一下啄食。对小孩来说，这些小动物多么神奇。小朋友惊讶不已，走到这一片区，再难挪脚了。

女人喜欢到四季花田看花、拍照，小孩却视而不见，她一次次拉扯我，要回去看小兔子。我想拍几张孩子与花朵的甜美照片，发朋友圈要用，她却摆臭脸，不肯。我说了她几句，她却像受了天大的委屈，用无辜的眼神望着你，嘴巴慢慢扁，眉头慢慢皱，“哇”的一声哭了。真是无坚不摧的一哭。做母亲的只好带她去看小动物，到处找嫩草叶来给她喂兔子。她蹲在铁丝网边，小兔子先警惕地远远瞪人，再慢慢放松戒备，与小孩用目光作交流。孩子与兔子相隔三尺，相互对望，眼中有相似的疑问和好奇，一种大人觉得奇怪的交流方式。

大人就无聊了。我和叶子妈坐草地上，看湖边的呆头鹅。

桂畔湖的呆头鹅，毛色光滑，胖得流油。我一个厨子，看什么都能扯回到吃上面，看到呆头鹅马上想到它拔光毛后的肥腴躯体，如何加料，火候几程，炖时多长，等等。有一道顺德名菜叫醉鹅。一铁锅鹅肉加料焖熟，带锅带盖端上桌，然后在锅边浇一圈烈酒，点燃，火焰底部纯蓝，上部红艳。锅底的火也不熄，一边吃，一边文火慢慢熬，一边闲聊一边喝小酒。待到鹅肉炖软，味已漫开，入口不费嚼力，才最美味。

叶子妈耐心地听我一边说醉鹅一边流口水，我说完了，她问：“你仔细瞧，这是呆头鹅吗？”

原来，呆头鹅的额头上有一个黑色的包包，而桂畔湖里那些我所以为的呆头鹅，它们不是家鹅，是鸿雁。“鸿雁传书”的鸿雁，晏殊《浣溪沙》里“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雁归来”的鸿雁。鸿雁被古人认为是最有灵性的动物，禽中之冠，它们是呆头鹅的祖先。北方才是鸿雁的故乡，雁南飞，是为了觅食避寒。每年9月下旬至10月末开始，它们大量从繁殖地迁往南方越冬，到春季，3月中旬至4月末，又从南方迁回。鸿雁是一种痴情动物。元好问的《雁丘词》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词句。它们一生中只有一个配偶，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会孤独终老，或者自杀殉情。因此在喜欢伤春悲秋的骚人墨客的心头，雁南飞就成了一种别离意象。古时候每到秋高气爽雁群南飞时节，就有身在天涯的游子伴酒作诗文，诉说衷肠。



水乡墨韵



《荔香时节》

作者：何婉薇

时光的模样

(外一首)

王皓琳

如果时光看得见
那就应该，是河水流淌的模样
从云水苍茫的深处，缓缓渗出
在大地上洇开
既悄然静默，又荡气回肠

南越古国的王侯将相，早已散作尘土

随波起伏的木浮桥，却在
芸芸众生的千年往来中
被走成了钢筋铁骨
一头连着渐行渐远的陈年往事
一头连着迎面而来的大道通途

几个世纪的悲欢离合
都在桥边的码头出发
一船芭蕉，一船甘蔗，一船鱼虾
香云纱在阳光下灼灼其华
盛开出国泰民安的锦绣繁花

黝黑的船桨，探进碧绿的河水
荡荡悠悠，便送到了海角天涯

柔软泛黄的记忆
自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
一树刚烈的鲜红，却拔地而起
临水而照，投映在大良河的眼里
是从未更改的风骨与坚毅
而母亲河的凝望
千年而下，深情如一

如果时光看得见
那就应该，是河水流淌的模样
从云水苍茫的深处，缓缓渗出
在大地上洇开
既悄然静默，又荡气回肠

平仄

翻开古老的韵书
平与仄
便伶伶俐俐
撒了一地

有些结为霜露，在《醉花阴》间聚散
有些化作宫商，在《清平乐》里吟唱

有些凝成泪，是点滴的《更漏子》
有些渗出血，是流淌的《满江红》

平的时候
是瑶光花影入罗裳，吹彻清箫夜未央

仄的时候
是雨打芭蕉幽梦里，客衫不耐西风起

当《潇湘夜雨》湿透《满庭芳》
当《一剪梅》凋零在《青玉案》
你悄悄把《破阵子》的锋芒
藏入《声声慢》的思量

在每一个断句的顿挫间
你将平与仄
读作天与地
读作来与往
读作生与灭
读作
黄梁与梦想